富取正明個人很滿意香里奈這幅相

PURE ACTRESS

張岳悅 攝

張岳悅 攝 富取正明最難忘與有村架純合作

■戸田恵梨香

張岳悅 攝

富取正明

日本著名攝影師富取正明一向為大品牌如明治製菓、 Canon、NTT DOCOMO等掌鏡,其作品更拿下APA公募 展獎勵獎、朝日廣告獎審查員特別獎、日經廣告獎優秀獎 等多個獎項,成績驕人。上月底他在香港舉行了首個攝影 展,主題卻非慣拍的商品廣告,而是展示10名頂級日本女 演員包括戶田惠梨香、香里奈、有村架純等真正的一面。他 強調攝影不是藝術,而是記錄,一張照片同時記下了他和被 攝者的回憶,而這正是相片存在的真正意義。

■文: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娜

■ 取入行超過20年,平時接觸不少藝人,但僅限於工作上。私底 **➡** 下,他喜歡窩在家中看電視劇、電影,透過公仔箱、銀幕去看 這些看似熟悉的人物。他經常會想像這些扮演形形色色的藝人,其 實脱去演員這外殼後,究竟又是誰?

為了解開這疑惑,富取在兩年前決定籌備「女優顏」攝影展, 一年多前正式邀請女演員們進行拍攝,在鏡頭前用很自我的形式 去表現真正的自己,「今次是我第一次以自己作品形式去發表照 片,很喜歡,亦很開心得到大家的喜愛。今次展出了10幅作品, 整個系列還未完,我的目標是影足30位女演員。」

有村架純找回自我哭

今次參與計劃的10位女星均大有來頭,戶田惠梨香、香里 奈、有村架純、廣瀨鈴、川口春奈、廣瀨愛麗絲、臼田麻美、 福原遙、山本美月和中條彩未都是一線女演員,這亦是富取唯 一的條件。他直言:「年齡和年資都沒有關係,不同年齡和 不同年資的藝人都可以生存的娛樂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我 唯一的堅持是她們都要是主演,因為主演肩負重任,要帶 領作品,能夠做到這點,證明她們一定有自己的特

展示真正的自己,很多時第一個浮現腦中或較表 面的想法,是素顏。但細看「女優顏」這輯相,女 星們或多或少都化了淡妝,富取澄清是否素顏不是重 點,「每個人在某個時刻都會有不同的演繹,比如她們 在家裡看電視時要飲啤酒,與朋友去玩時又會有另一個 樣子。我追求的是戴上演員面具前的她們是個怎樣的個 體,她們覺得真正的自己是什麼。|

富取透露雖然每個人只展出了一張照片,但都各花了兩三 個小時進行拍攝,其間他沒有給任何指示,讓她們自由發 揮,當中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首次合作的有村架純,「她現在 在日本很紅,要約她影相較難,拍攝時,她很边,甚至哭出 來,她表示這大半年實在太忙,忙到好像沒有了自己,而在 拍攝過程中,她好像找回了自己,所以感動到哭出來。」至 於最滿意哪張相?他選了香里奈,笑稱沒有理由,純粹是個 人喜歡。

你與我的雙向回憶記錄

由影商品到影人像,富取表示抱着的心情是不同的,直 言:「影人像相,我不覺得是一件藝術,反而是一個記錄。 例如香里奈現在32歲,32歲的女演員有很多的工作經驗,與 17歲的廣瀨鈴比較,自然不同,我只將不同年紀、擁有不同 經驗的她們的這一刻用照片留下來,可能五年、十年後,她 們再回看這照片,會想道: 『吓,原來我那時這麼美,原來 我那時這麼青澀。』所有事和回憶可以藉相片留下來,同時 這亦是相片存在的意思。就像我如今40歲,10年後再看回這 批照片,除了有她們的記錄外,亦有我的記錄在裡面。」

Masaaki Tomitori □富取正明首度來港舉行攝影展。 rofile

如果10年後原班人馬再影一輯相?富取很樂 意,因為10年後很多東西如感情狀況、家人、 工作等都會改變,可以看出好的和不好的,或 是自己認同或不認同的事,他稱這亦是攝影的 有趣之處。他謂平時很難用單一主題去表達所 有的事,但今次則成功在單一主題下呈現出不 同的東西,他感到開心,笑言:「自己好似怪 獸般,去追尋一個不同的她們。就好像下廚, 每個人即使手上拿着相同的食材,但煮出來的 食物都會不同,所以很期待將來影完30個人 時,她們各自會呈現出怎樣的個性。」

■富取正明很滿意

「女優顏」這系列。

鍾愛面孔變化

富取正明喜愛人像攝影的一個原因是,影 人物會有不同的面孔走出來,他們的喜怒哀 樂都可藉面上的表情去流露,而不像商品般 只有單一面貌,他亦希望將來多影人物,開 多些人物相展。至於下個目標人物,他表示 非男演員,而是公司經營者,「因爲他們如 同演員般身負重任。隨着年紀不同,肩負的 責任不同,表情也會跟着改變,可藉相片留 下他們的成長記憶。」

不過,他表示人有不同的喜好,有人喜歡 影風景,有人喜歡影人物,他是見到美麗的 東西就會想影,如夕陽很漂亮就會馬上影。 問到影相時會否對器材有一定的要求?他直 言:「其實只要是自己想影的東西,就不會 介懷器材,介懷究竟是否影得好,亦不會要 求影得很好。當然,一般人都懂得攝影,如 果你想追求一些東西,當然要去學一些技 術。但我們要記得,按下相機快門的本質, 就是留下一些記錄,所以不會給自己設限 制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」

■文:陳敏娜



■富取正明謂 拍下想影的風 景才是最重 受訪者提供



■富取正明為不少品牌拍廣告 網上圖片

學法律出身的攝影師

影相為生,「但我沒有專程去學攝影,因為影相不是追求投巧,而是 要清楚自己想拍的是什麼,只要按下快門就可影到你想要的風景,所 以沒有專攻攝影,而是讀了法律。|

從事攝影超過20年,他一年 365日都以攝影為主,生活中不能 缺乏它, 「影相帶給我的東西有 很多,影相不是單靠自己,而是 靠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件事,所以 我很喜歡現場工作的那個環境和 氣氛,又可以認識到很多人,所 以每次工作我都很開心,今次來 香港也一樣。如果沒有了攝影, 就沒有了我。」 ■文:陳敏娜 照



網上圖片

劉建文個展之五 - what? we: want!

地點:時代廣場Living Room Museum

藝術和商業之間的 Michael Lau

「Figure 教父」Michael Lau(劉建文)曾憑 1999年 惠於數碼時代為生活帶來的便利,另一方面則為此現象 第五個個展已接受了十幾個訪問,也提前幾日親力親為 靜,站在藝術和商業之間,這正是他所追求的狀態。

探討網絡依賴

有創意,玩具、時裝、運動、音樂、街頭及流行文化等 有,每個月也都計劃做點新作品,卻並不常開藝術個 重個展的原因是:「年紀大了,開始思考身邊的人和 事,想要發掘一些有深度的東西。」

關於今次展覽,他介紹道:「一年 前知道要在這裡開個展,着手準備新 作品時總有很多想法,乾脆就用『我 想要什麼』作主題,即『what we want』,這時又發現開頭的『www』 代表着互聯網。近十年間,我們的交 友、工作、人際溝通、購物等生活的 各方面都被互聯網所影響,於是決定 將『what we want』和『互聯網』結 合作為此次的展覽主題。」

Michael Lau表示,自己一方面受

的「Gardener」原創人偶展為港人所熟知,或是好漢不 而感到困惑。於是,他多方觀察我們對數碼世界的沉迷 提當年勇,現時的他更願意談及新作品,自言為此次的 和依賴,再以繪畫和雕塑將這一現象表現出來。他説: 「我們每個人都像海綿,大量吸收着氾濫的現代資訊和 佈置展覽場地,並不覺辛苦。搭建在繁華市區商場外的知識,但其中有多少能深印腦海?」因此,他特別以海 Living Room Museum 設計得頗有歐式風格,鬧中取 綿吸墨作畫,並將其質感融入雕塑之中,使這系列作品 化為反映其個人情感的載體。細觀這些形態各異的雕 塑,有WiFi信號覆蓋時的安寧,有「讀取中」時的焦 慮,有在WeChat中尋找愛情的雀躍,也有睡前遲遲不 時常與品牌合作、活躍於潮流前線的 Michael Lau 富 願關掉電話的矛盾……這也是 Michael Lau 的日常生活 嗎?他否認,笑説:「正因為沒有這種沉迷的狀態,我 不同範疇皆有涉獵, figure 展、品牌聯乘作品時常都 才能把這種現象拿出來講, 而不是把它視為理所當 然。」雖然只是「把問題拿出來和大家探討」,但他仍 展,用他的話説是「一年一次足矣」。而近年他開始注 期望,展覽能啟發觀者於這個對現在及將來極具影響力 之現象作出更深入的反思。

■Michael Lau 將海綿質感融入雕

張岳悅 攝

商業藝術家

談起最滿意的作品, Michael Lau 不假思索地説是「Gardener」, 「若沒有這個系列的作品,我就沒 有今天的一切,那是我在最好的時 候做得最好的事。」走到事業巔峰 之後,之後的創作是否壓力很大? 「並沒有,我不是很年輕的時候成 名,我也苦過、窮過、捱過、低潮 過,所以不會突然自我膨脹,覺得 自己好厲害。惟一的壓力是擔心自

己的作品不夠好。」

他經常跨界創作,曾經與林海峰、麥浚龍、葛民輝、 LMF等合作,更不時與Nike、IT、Diesel等品牌進行聯 名活動。他稱自己只是商業藝術家,各種合作絲毫不會 成為創作的限制,反而是一種強大的推動力,他認為: 「通過商業合作,藝術家可以做很多之前無法做到的事 心態,『傻』才能走進去,進而做出好多意想不到的 情,更可以舉辦更大型的展覽,讓更多人看到。」無論 事。」他笑説。

這種自由空間成就了我之後的 figure 作品,但又不能否 認教育的重要性,如果我從小開始受到專業訓練,可能 有更好的發展呢?」23歲拿出積蓄自費開畫展,為何有 如此大的決心?「因為傻啊, Steve Jobs (喬布斯) 説 的 stay foolish 就是這個意思,創作也要保持着『傻』的 ■文: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日期:即日起至3月31日



Michael Lau的願望。他走的從來都不是傳統Fine Art路 線,那些公仔不僅「平民生活化」,還充滿生命力,有 高矮肥瘦和不同的古怪樣子,像極了每一個普通人。

少時成長於上水農村家庭,他自述繪畫天分是與生俱 來,並沒有得到刻意的栽培,「可能因為那時得閒,又 沒錢,所以便有牆畫牆,有紙畫紙,自由發揮。可以説

